

## 協助科史會本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成稿記事

張 陽

（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）

收到張之傑先生寄來的《弁言》初稿，並附言：

最近我致力將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引進臺灣，諸位都是協助我做這個工作的貴人。弁言昨日草成，已請老同事朱文艾女士看過。今晨略作改動，寄上請過目。如有任何意見，請不吝提出，並以色字表示。謝謝。

先生長我 30 多歲，其文史功底是我所不敢比肩，然新稿初成，卻送晚輩提指，實在有些誠惶誠恐。我與先生的相識純屬偶然，在今年 8 月 1 日西寧之會前，只是耳聞其人，素未謀面，並沒有想過有協助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成稿之事。西寧之會，相見甚歡，回京後，與其書信來往，也就促成了此事。

臺灣沒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一書，先生將之引入臺灣，也是為臺灣史做了一份貢獻。從他的《弁言》中，可以讀出尋覓此書所費的心力。

先生所取得的抄本掃描件，缺少序和跋，要我代為到國家圖書館根據乾隆年間刻本抄寫。國家圖書館的古籍館，坐落在北海公園旁邊的文津閣，也是北京圖書館的舊址，古香古色，與古籍文獻交相輝映。臨行前，我曾經在國圖目錄中查到索書號為 A02554 的善本，本以為可以拿到紙本，去後才得知只能看膠片，此本描述為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[善本]：二卷/(清)六十七撰，8 行 20 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四周雙邊。」此本有序，於是抄錄。又通覽全本，最後為《五妃墓》，這與先生所提供信息，最後一文為《夢蝶園》不符，書後無跋，覺得此本似有殘缺，又申請調閱索書號為 01885 的版本，此書也是膠片本，與《番社采風圖考》合輯，此版本前文與上本無異，但最後一篇為《夢蝶園》，最後有跋，體現了此書的全貌。

在文津閣，抄錄了抄本所缺的序和跋，使得此書得以完璧。現在古籍不能看原書，閱讀機光線強烈，僅抄錄序、跋，就覺得眼睛不適。想想如今與古人「對話」，是件多麼難的事情。十一長假過後，我還要協助先生針對若干疑問，核對刻本。先生原本計劃親自赴京抄寫全書，他現在眼睛有點狀況，閱讀機的強光哪能受得了啊！取得抄本掃描件，或許是上天助他完成心願吧。

古籍的抄錄與校對是件需要細心的事情，稍有不慎，可能就會將字、詞抄錯，我盡可能的做到一絲不苟，抄錄完成後，再對照原本逐字校對，使得無誤，將全書的原貌呈獻給臺灣的讀者和致力於研究的學人。

那天赴文津閣抄錄序、跋時，錄畢已是傍晚，強烈的閱讀機燈光，讓我頭腦有些昏沉不適，走出文津閣又正好趕上臨時的交通管制，一時無法找到回去的車（西安門——

---

張陽，廣西民族大學，科學技術史專業碩士研究生。電郵：hstzhangyang@gmail.com。

中南海北門，正與文淵閣相對），只好步行至府右街探望一好友，那天他正好沒有公事，就駕車往北海泛舟，看到霞波點點，頭昏腦脹隨之減輕了許多。遊畢，叨擾了好友一頓全聚德，實在是腆著臉不好言明。

2011 年 10 月 12 日，我二赴文津閣，將之前先生發給的初稿中不確定的詞、字逐一核對，在這些字上，先生整理的本子和乾隆年間的刻本出入不大，應該確定得到的抄本還是比較準確的。

將核對好的本子發給了先生，不日收到先生的回信，原來先生又發現了幾個問題：序中的毗舍耶，刻本誤為毗舍那，是確實刻錯了，還是刻得不清楚(模稜兩可)？

文津閣兩版本有無刊刻年月？有無刊刻地點？

抄本往往正體、俗體混用，不知是原刻本如此，還是抄寫者所為。如：煙烟、於于、詠咏、，略畧、線綫、涼涼……。

我於 10 月 24 日三赴文津閣。「昆舍那」確為刻本刻錯。文津閣的兩個版本上均沒有刊刻年月和刊刻地點。正體、俗體混用的情況確實存在，而且刻本較抄本使用更多俗體字。

在處理了先生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後，尚有時間，索性將先生繕打的本子與刻本逐一對照，發現抄本有幾處抄錯，如將「之」字抄成「云」字等。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：抄本卷一、卷二都有遺漏，卷一還漏抄了一條。我已全部補全。通過這一遍核對，應可呈現這本書的全貌。

10 月 27 日，收到先生發來的弁言，知道先生因為我的三赴文津閣而三易其稿。古籍校讎的樂趣即是：不斷發現問題，不斷解決問題。先生在後記中說道：

雖然仍有些問題有待釐清，但決定到此為止，不再為此事傷腦筋了。人生像個觀光客，歲月匆匆，怎能在同一景點駐足不前？說不定還有更好的的景致等在前面呢！

成書後的問題，且留待後人繼續努力吧。通過此次協助整理古籍，我從先生的身上學到了許多之前所不查的事，使我對中國古代典籍研究的視野拓寬了許多。先生時值眼疾，仍致力學問，這種精神值得吾儕學習。

收件日期：2011 年 10 月 7 日

定稿日期：2011 年 10 月 28 日